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四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懋意誠

明文衡卷六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碑

孔氏家廟碑

胡翰

先聖孔子生于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

闕里祀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黄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纘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廵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兖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端友扈蹕南渡

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祏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益圮壞不治已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

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敬共將事顧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賛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

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况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興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宫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縁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寔受王祉矧兹具瞻俾就傾

圯顧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率履弁舄裳衣陟降庭戺黍稷鱐脯薦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

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禄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瑪哈穆特祭于祠叙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毗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為巨鎮婺下衢

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輙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叅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兾得其死力耳故雖剚刃不悔也先臣既沒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肱股之

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也皇上以乾坤之量日
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
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
秩上公克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臣
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
為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騖一世其氣發揚于
上宜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鐵面長身
毅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

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為我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於江左渊東浹于嶅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薦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者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𣪍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遘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濆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為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糜何敵不却何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洌水洋洋公來制閫于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烏章弓矢𡿪斯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有螟蜮公則是販

鄰有封冡公則是拒不饉不饑由公我哺不札不瘥由公我袪公之於婺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瘈猘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視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迺有德洎乃丕績曰惟大烝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闓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勚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泠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

踐其有位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勑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藁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于石臣來儀謹再拜奉命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

邑人神其術將有為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朁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朁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别籍三人皆善殖産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説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賔客至正壬辰汝潁兵起王識天下將變乃召所結賔客

子弟扳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
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
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
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
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
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之親
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勇
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

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含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滁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趣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

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
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
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
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
王讐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
為所艱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
子長戰沒次為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
張氏生女一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

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寔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益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劒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于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

寔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即是為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于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娩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萋斐之言終莫我離東鉞專征付以閫外顛強蹷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

其成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罍酒鉶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無後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芬芬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徐文清公祠堂碑　　朱廉

宋徐文清公祠堂在義烏縣南四十里之赤岸赤岸公

里也公之被讒及奉祠家居里士朱府君良祐舉賢尚德誠意懇至命三子闕中闕受學於公凡公賈田築室之事府君悉心左右無遺力又度里之勝地作適意亭日與公遊息其間當是時公之高節大義聞天下賢士大夫皆有企慕不可及之歎而府君與遊相得懽甚三子在門又皆力學有立朱氏由是益大其後子姓聯登科第者接踵其經學行誼政績皆有出於人衣冠之盛久而弗替淵源所自實本於公今年春乃相率就適意亭故

址東偏構堂以祀焉既又合辭謂康曰公之歿當有祀
於鄉而淑於我朱氏者為大是以有今尸祝之字吾懼
後世彌遠而弗知也子其著文鑱諸貞石以示將來康
府君五世孫而私淑於公者為尤深辭以無文是忘本
也謹用摭取宋史傳文繫銘其下使後之薦奠於斯者
仰瞻德義興起於學而毋敢怠忘傳曰公名僑字崇甫
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我文公之門文
公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

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
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
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
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劇主
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理宗數慰諭之顧見
其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公對曰臣不貧陛
下迺貧耳理宗曰朕何爲貧公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守
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竝起經用無

藝帑藏空虚民困於横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内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公論及之理宗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公金帛甚厚公固

辭不受侍講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王子竑爵又請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祀孔子以趙汝愚配食寧宗皆從其請金使至公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力請休致理宗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嘗言比年朱文公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剽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

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銘曰
侃侃徐公實踐真知國之正臣士之碩師天與之氣清明剛毅而不與時富宋之季權奸柄國婦寺蠱之崇論塞胷抑欝莫施進必以義亦列禁近凡所對揚直辭凛凛知有國耳焉知貴勢我位可貶言不可避周程從祀趙相侑食濟王復爵皆公裨益學之所宗自我文公啓迪俊髦澍雨春風赤岸之里有斐朱氏數百年來冠紳

濟濟彧立于朝彧任煩劇文為國華行為士式端緒所
聞伊誰之力里有吉土公昔遊焉雙流右㑹雙峯列前
有堂崇崇祀公其間公所授受斯道之脉道在人心精
神罔隔豈必子孫而後歆格道之無疆公神不亡春秋
觴俎牲酒鮮香明明千載妥侑斯堂

岐陽武靖王勲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

陽王謚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為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股肱心膂之托感激圖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恤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覩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之者是景隆忽君之賜泯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顧有請於子為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

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為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啟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偽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祚之終由王蹙之應昌遠若西番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勲蓋世者哉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殁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

崇奬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顧嘗隸太史氏矧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為考其客白範所為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偽漢臬將余蠻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勒呼木判萬年街敗其軍苗獠於潛昌化

進拔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鬭之
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
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偽洪元帥寨千餘人
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偽苗軍水陸猝至
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即筏列俘馘順流而
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為不可犯之
計移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即嚴開省控制東南苗
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微王星夜

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偽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捄以撓我版築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偽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壘亘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為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為在昔衆為寡所敗者何限獨不聞

昆陽泒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為乃下令曰
今日之事唯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貲若等橐槖
中物也敢有貪鹵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校將士
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槊衝其中堅遇者應
手斃陣動麾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戛扎遂大潰
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讙呌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
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
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偽吳兵力

自此遂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焉入見上慰勞王悉歸功犀帥若無一毫己出者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厲聲曰二三豎子逆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彝走軍門見王王問彝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如霆當

者無不齏粉杭城生靈百萬前矛且至人皆恐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保至於雞犬亦莫㢧寧又人皆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來晚我守臣以為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彛來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無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

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為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之矣紹慶台温皆欵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率兵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棡窮崖絶谷以保族逃生納其降而建州延平汀州悉定竄匿而嬰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全活不可

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
堡猶城守宜濟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遵化度康
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伊蘇丞相軍與戰
連敗追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
乃分八千兵伏要害彼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邀擊得去
者無幾禽平章鼎珠斬轅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
于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
真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已拔慶陽

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汎掃此方殘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上所以委我等之意也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鴈門至饅頭嶺禽平章劉特默次馬邑縛敵帥四大王進至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馬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敵設來犯難為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敵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為鬬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

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彼
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窑獲其名
將圖魯卜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爲擄
追兵至孟克桑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和哩布遣
圖魯卜等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北
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興和守將降察罕札爾其將
又降乘銳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
察廸哩巴拉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册金寶歷代重器致

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中興禽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
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絶世家貴族率保其上師
過爭脫甲投仗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郡親屬
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召還初王以帳
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嚴由指揮樞密同僉
由同僉左丞為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本
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右
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

賜鐵券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扣肯敵棄營走哈喇莽賚尋並北走王曰敵褫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魯矩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圖喇河其將曼濟哈喇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華雲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王發矢殪之敵舌吐不

能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青海而敵騎滋多乃據險椎牛具食謾為犒大軍者敵疑相率解去留青海三日全軍而還失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為憂次噶爾瑪沙克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跑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盧巴延布哈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繖巴剌永昌侯藍玉將之一軍出揚門都督張某將之一軍出白登指揮景某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敵將攀丕勒

章陳安禮瑪蘇緒若宗王托多賣喇戩矩嚕若鄧國公
博囉特穆爾若承旨博恰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
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𡉏北還遭隴西王喪居憂後一
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區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
以其民病鹺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
以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决朝政益勲
戚而賢無右王者上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
王出入大内上所嘗履地未嘗敢蹈其小心謹慎如此

又所區畫動合旨意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膽以效啓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于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瘁民之無祿也夫故薨之日上為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欷歔痛惜焉於戲天生聖人纉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都望郡以

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羣雄而脫距角合四海而登于混一非體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為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私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慍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攜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愴然終日不懌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

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户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圖魯卜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故官名將在俘籍隨材收叙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戢士卒不得入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蚤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

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今國子博士致仕吳沉嘗以王之命長鈞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勾考錢糧追其俸爲斛七十王度沉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士大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唯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況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

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家政無大小不禀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其歸改塟也行距塋域里所下馬括髪跣哭如初喪喪隴西王也絶口饘粥七日淑徳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強乎哉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與義帝王為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毎館客具藁能指摘其瑕纇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温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

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文忠字思本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男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尚幼王甍敕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張二公之文具存王平生嘉言徽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詩曰聖神受命為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鉅天實生之為帝心膂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

朕甥鞠于内府訓之廸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兹禁旅堅城勍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恃不有親賢疇堪賦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内綏外禦德威惟威近懐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惛者張獨罔顧忌水陸入寇輒蚓而去乙巳之春裒厥精鋭逼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躁以咒騎鼓譟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戎輅轢彼螗臂其軍廿萬幾無噍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

克吳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阻彼七閩廓其清
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戍筭陛受婉孌元君
雖云出走尚聞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
辰奉辭行不逮酉烝徒肅肅晏及雞狗得地得衆易於
拉朽或擒或誅莫非戎首頷頷應昌逋逃淵藪不虞我
師奄至左右俘厥孱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
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為券以
莫不錫王拜稽首大勲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德亦師

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裔猶存臣遑暇逸請揚天威覃彼有北帝曰俞哉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謂戎狄遏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釐申畫郡邑刬兹全蜀其有不恤文軌既同大統以一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尚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瘝痌三旬在告遘兹憫凶朝則

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
鍾生為人英發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為雨為霖
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綽有王風責難陳善祗事兩宮繼
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
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明文衡卷六十四

明文衡卷六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碑

漢三老董公碑 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隠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

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𣩵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𡨋思天下之故項强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憤為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

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叙而

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籍籍孰爲義主緬彼有道鴻

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

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强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

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

其執不猗維玆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

公之蘊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墜公言不墜大道

之維

漢紀信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偭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為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乗以饕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

太史公紀載刺客如荊軻聶政為之列傳說客如蘇秦張儀為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為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叙而銘之銘曰

黄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

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先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為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迺未聞一人為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為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為將封

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之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金石也衆

反顏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𣳘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聲虮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商巫咸祠碑

張孟兼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乂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為商輔相矣而巫咸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為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甓覓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蓋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于國

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閻育等即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為治功在王室歿而為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為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靈也矣是宜食享其土不誣乃為作迎享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

巫山兮巉巉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睠兮我土神化兮為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怙山雲兮浮浮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蔫兮我羞我享兮以雩

匪鐘鼓兮為娛吁顧我民兮不渝神享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我望兮以思吁樂年歲兮惟神自茲

梅長者祠堂碑　　方希古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溪而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為元其在人德也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惇厚之化為無言之敎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在周為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

尚本質有長威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寛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孑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

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曽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懐其徳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効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韓威字昌圖者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别駕知晉將亡

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既而有靈烏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為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覺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為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為丹邱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為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為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為之可稱

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夫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於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以系之詩曰

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

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
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
風或秉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袁
攘於萲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濵行修于身閭里咸化靈
鳥降祥自天来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
之華有而弗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
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
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為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

取危亡有嚴祠官浮屠攸宅歲時烝嘗子孫千百輔德于天為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敦

關帝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公雲長用兵荆蜀閒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遠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而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

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感著則為偉人當其生
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雷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
為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
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
復為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公特武夫之勇
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公之心者當公之時勢莫完於
曹操力莫强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為特甚操欲
誘公為已用毅然不從權欲為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

彪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豈特一世之雄哉使公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公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之天下可復矣然則公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為漢民者皆宜為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祠廟邑人虔奉如公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呑穢腥上聞帝爲蠙
大統重畀高皇孫勑令神人下天閽虬髯虎眉面赤瑞
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羣盜如狐豚扼荆取益贊勢振
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
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熾若暾奉帝之命施威恩
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不原羈鬼號呼遭割焚
孰若我公久愈尊海内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
酒芳牲碩簫鼓喧神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

来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實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
懋德致福無由慝德凉媚瀆神不餮至理甚昭千古存
明神行世同乾坤

勅建元衛國忠肅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一年夏五月皇上御奉天門名翰林學士臣
劉三吾謂曰朕曩命工曹鼎新百神祠于欽天山之陽
在元季有南臺大夫福壽効忠以死宜仝廟是方令本
部尚書秦逵奏廟已告完碑已礱就請文鑱之以壽

永久臣三吾職在紀載敢不欽承上命謹按大夫諱福壽唐古氏幼倜儻有大志知讀書既長入備環衛積勞授長寧寺少卿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當元至正辛卯潁川兵起事聞時其君方清暑上京廷議欲馹奏以俟命公持不可謂比得請還事將無及矣即親部分將士調往討之然後以聞順帝嘉其處置明年改授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以江淮警急尋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濠泗已失公日益圖備禦而上游兵勢方熾乃嚴

程築石頭斷江面且戰且守坐固人心會集慶告急拜
公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臺治孫危所仗湖廣平章阿勒
呼木一軍為聲援而部下皆苗兵翺肆暴掠阿勒呼木
者旋亦見殺退軍于杏花村高郵廬和等州相繼失守
內乏糧儲外無兵援公料簡民丁壯者為兵富者出粟
嬰孤城自守丙申春三月天兵至臺軍屢戰弗利度不
能支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通出入未幾城陷官民四
潰公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若將有為或勸

之適去厲聲叱曰吾臺端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遂死其所郡達嚕噶齊塔納達實不忍棄去亦死焉皇上素聞公名命軍中物色以死聞嘉歎久之賜棺檔斂瘞如禮其朝聞之褒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嗚呼公為不負臣節矣竊嘗慨歎自元叔世奸臣擅權其内藩將失律其外天下幅裂日底于亡公河西人也當臺城孤危于不可為之昔厲不可辱之節比天命有歸所志弗遂則慨

然捐軀以死曾無難色非胷中有定見者其能然乎眎
彼平日門閥自高華楚自將坐則議論風生前無古人
至此則皆欽裳宵遁忠節無聞其于公賢不肖何如也
欽惟皇上得臺城首表大夫之死得安慶復表余闕之
死皆俾廟食以厲臣節皇上是心周武王封比干墓之
心惟大夫廟故在城南土門岡市闤閭非官民揭虔所
故今徙是方與諸神睽祠廟庭廡門輪奐一新繚以垣
牆樹之杉竹是使公之忠槩與欽天山同其巍業公為

不徒死矣為人臣者登公之廟拜公之位得不有所觀

感而興起乎繫以詩曰

侃侃衛公仗厥孤忠守此江東天兵聿臨弔伐是心久

旱而霖元有蓋臣見道之真如公罕倫盡瘁致身各為

其君豈顧堯臣堯仁如天表以基阡廟以揭虔惟閩閩

中往來憧憧感動宸衷欽天山陽厥土燥剛造祠是方

聯諸廟庭焕其丹青公此妥靈享祠山巔與國綿延億

萬斯年

明文衡卷六十五

明文衡卷六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碑

明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景

德足以昭三辰勲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霍幅員乘大化以控摶與天地而俱存生為人豪歿為明神理之常也是以先王叙功以作元祀也非惟褒德顯忠

益亦示神而明之之誼焉若馬援之於漢張仁愿之於唐薩達克齊之於元其人雖死其功烈在人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百世祀玆其近之有若黔寧昭靖王之茂實比之數公實有過焉尸而祝之斯古道也夫聖人出而大命集必生應昴降嶽之佐以開其休時維我王幼隆天造受恩帝室年十有八出鎮鎮江緯有聲績內託肺腑外秉節旄以麾諸夏南平閩越擒陳友定以材畧見知于上同知大都督府事幾十年所奏無一不當帝

心者西畧崑崙涉流沙轉戰千里皆生擒其渠帥平二十餘萬落封西平侯功在盟府率兵南征深入不毛㧞牂牁蹈夜郎徑安定蹂烏蠻大戰曲靖擒元司徒達爾瑪梁王巴哷爾斡爾察走死不浹十辰遂開雲南東里八佰平緬皆虎視以雄莫不嗢咿傴僂稽顙效臣順明年諸部覘王師之東也背子復叛兵二十萬蠭屯蟻附城幾不支王聞勒步騎至自芒賊愕遂潰自相輮迸伏屍塡道雲南底平悉致其渠帥於京師勳莫大焉在鎮

十年以仁智為理闡庠序以示之禮迪官常以示之制均政役以厚其聚以還定安集為已任其桀驁秖我王度則差馬拱稽草薙而禽獮之牿阿資熸者盡殪矣情靡定邊凡斬首數萬捕虜過當王乘涕而遣之諸郡懷仁服義始豫附以和收其馬牛金銀丹漆秔稻以充軍實雖遐邇㽞閭皆睹天日之明道德之華自王迪之也山川草木桐生懋豫與嘉賴之德莫懋焉及莞軍民能市巷哭至有剺面者朝廷嘉之追封王爵恩至渥也民皆

念王不置合辭請于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子今西平侯
纂其任從民望也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于民
曰以勞定國王兼而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祠作于
甍之後二年九月某甲子成于某月某甲子凡爲楹若
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請紀于石
以垂無極不獲辭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
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張天弧檻欃槍助帝肆伐基隆平

氣壓崑崙蕩潏溟出入星緯無留行徑涉滇海麼長鯨

長鯨既剸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横嘘陽吹陰孰敢嬰

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虞廷上騎箕尾為列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楹

神光夜夜飛爽靈肸蠁布濩通杳冥琴麗颯沓從兩旌

倏馬如雲搏紫清八衡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千齡

勅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恵優渥首飭羣有司毋擅

用一夫取一材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熙洽及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羣臣曰古者建都必營宮殿朕肇建北京愾弘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僉曰陛下愼卹民力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皇帝曰爾往試哉乃命入山以伐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集工部尚書臣禮取材于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丈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

株計庸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刋除道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巉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巖險膚寸不損所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顧視讙譁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聖德所致皇帝辭以弗逮推功于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滌游坋俎豆既陳籑香肹蠁玄雲倏消天宇澄湛明

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飈徐來神用居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答神貺命臣廣為文以紀其事刻之於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祥沓至是以山川之神協贊貞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已夫充塞兩間者鬼神之

功用若川泳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歘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迹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默輸實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

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
閟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之効其靈者非一朝夕也
茲今之顯應所以兆皇帝萬世悠久之徵則神之功其
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於國家者必有祭神功彰
著實為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允宜臣廣再拜謹書其事
為記并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乂民康端拱垂衣無
為而治蠻裔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

感孚百靈具歆壯哉北京龍飛之所帝用詒謀大啟厥
宇慎卹黙首咨詢在廷庶民子來于始經營皇帝有詔
取材于蜀神木之山岷峨是屬楩楠豫章梨之百圍神
用呵閟以需于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歛凡厥所産悉呈
弗掩良材丸丸孔曼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輅層巒峭
壁矗矗崇崇深谷谽呀飛流怒淙有巖厥途其石截嶫
徐步曳武猶慮僨跲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
忽宵行越澗逾壑砰磕如雷巨石嶄巖隨擘以開維山

有神維神昭靈默驅六丁佑相皇明神衷顯宣嘉徵斯

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報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

歲以享之醴清牲腯籩豆淨潔肴羞維旅羶薌有苾春

蘿蔚陰秋菊無芳祼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駿奔秉虔

以對濟濟鏘鏘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翳以鳳

凰驂以虬龍靈旂揚揚神既降只鼓鐘鏗鍧神醉以喜

神永宅茲時雨時暘眷此邦氓易沴作祥皇德同天幽

明畢被敕制靈祠以毖神祀礪石刻銘茲山實倂頌宣

皇德永著神休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案禮部在唐虞為秩宗在周為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

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尚書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祇奉天地宗社暨于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忽爾惟寅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葢上所命濙與虞舜即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嶽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至皆本於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于

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葢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上曰國家大典禮悉隷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勑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為正堂堂之側為司務廳前為周序為中門為前門正堂之後為後堂左右為賓客之位後為庖庫堂序之外為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既成以聞

命京師諸司長貳咸往落之命光禄賜宴恩澤之隆羣
情懽溢咸謂皇上惇典庸禮啟自宸衷始作斯宇甚盛
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敬者也用
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為政而政修用之教化而教化孚
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為國家天下之大器
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皇上知之明而行
之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上所居宫殿
庳隘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惓惓息民為心居室豈令

所急却其奏既而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逋
責暨禮部咸有司復請改作宫殿且言治材已具上曰
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下匹夫匹婦豈皆得所而何暇
於自求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欽哉勿忘又却其奏
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招懐流徙且飭有司蠲
弊舉廢修懐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
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
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為先

務而再却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繼以詩曰

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叙以勑人文以宣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敎化制作咸禮之要皇明龍興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皇帝繼統躬禮導民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北京視周之鎬桓桓六卿羣辟之表有虞秩宗咨命伯夷帝謂臣濮往哉汝諧肅肅三禮汝祇相予凡百儀度汝愼攸司爰初經營六官之府帝謂臣濮權與

宜汝龍章自天臣工祇卒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端門之東輪焉奐焉閟廓穹崇維皇明聖以禮為國維明維果有此弈奕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已勤民菲食卑宮矜卹無告惠鮮鰥寡文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流霈源源弗窮悅懌歸赴如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淳俗厚龜龍在沼麟鳳在藪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夙夜其勤式告有位維寅維清以熙帝載

君山廟碑

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為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沒則蒸嘗之皆由其誠有以致之也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既至視民如子喜為之興利常行視水教之蓄泄躬履壠畝察種植而為之勸或時坐塍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未嘗訾詈辱人遇老病鰥孤率有恩意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之上官知其得民也有所賦輒檄之督民恐以緩累侯則爭起趨事然侯終不以慮譴而急民是時天下軍伍滋弊

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傅平民於籍民被枉比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其要在覈奸直枉御史常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俟御史時鋭意得軍為功不復矜念民枉俟固執民實非軍敢違璽書不從御史不可奈何數岀無禮語詬詈之俟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俟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累年不解

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遥見竟謝卻之其操類此侯先自翰林庶吉士爲刑部主事春坊中允大理寺丞皆有政績嘗奉命督事廣東福建皆有惠及民此特載其在常者耳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庭皆哀具儀奠祭畢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非積誠而能致此乎後數年

江陰士民朱善繼善慶周孟德孟敬因衆民之志協謀作廟扵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于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将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永樂第一科進士朱氏周氏皆尚德崇義之家詩曰

肅穆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髣髴侯戾止兮珮玉瑲懐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教稼芃芃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兮蘭棹條東皋兮忽南畝溪有鱷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遅兮逝何疾

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捨兹兮安適侯懷故鄉兮旦往夕來祚我佑我兮無遐遺調二氣兮平四序下無汎濫兮高無暵災沿有魚兮芷有畜公無負逋兮私庾足我民兮子孫孫子承侯福兮千百世祀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王直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有廟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葢洪武三年奏勑建每歲春秋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令八十年矣

修治不繼日入於弊懼無以稱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如法制曰可命工部聚材鳩工撤而新之通州諸衛及州所屬縣各以丁夫給役且命總理通州諸務都指揮僉事陳信兼督之命既下文武吏士奉承唯謹材不徵而集工不召而至智者效謀壯者效力作正殿前殿翼以兩廂前啟三門旁列厨庫凡諸像設靡不畢備弘麗靚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成於是信來請曰是役也宜有紀願書而刻之麗牲之

碑惟天生大有為之君必輔以不二心之臣肆我太祖
皇帝受命而興王以忠信智勇佐之飛渡大江霆擊電
掃東南郡縣以次削平既復下兖豫遂議北征車駕至
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為之副諭以仁義行師毋殺
戮以逞天聲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
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明年
平河東入秦敵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
荼毒其德王尤深王遂率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

河川以疾莵柩還過通州州人皆罷市迎哭既去而念之不衰飲食必祭上思王之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以作也昔漢之西鄉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将張郃於巴西大破郃軍以安此土巴西人德之歷千餘年而廟食不廢今王以雄材大畧佐太祖定天下兵威所及王之績為多其功烈在朝廷利澤在生民葢甚大較之飛實過之國家褒𭣣勲臣恩禮之厚亦非蜀漢可比王生為上公沒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葢宜也王之

廟在京師尤盛此特其別祠焉耳今天子又新而大之所以承先德而報王功其超越百代可知矣乃為述其事而系以詩曰

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仗劒先來同所向無敵當其鋒通州亦在破竹中奠安民居遏寇衝播灑義澤揚仁風閭閻歌舞靡怨恫旌旗北伐兵馬雄汛掃絕漠煙塵空大星宵墜慼帝衷錫以顯號昭殊功廟食於此罔不恭聖皇繼述棟愈隆神之仕位儼儀容調和陰陽斡化工

疵癘不作歲屢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明文衡卷六十六

明文衡卷六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碑

蒲州廟學重修碑 薛瑄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饗從祀於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

各有其守然或敝於久或缺於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令徐守孚浙右台之黄巖人家世業儒既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修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守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為周廊以障風雨神庫等屋悉加修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所因創增號房數十間又樹

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於是神宇學舍巍然秩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為鄉先生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辭以鑱諸石乃來求記余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已葢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為

異端雜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内外建學其所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為教故凡五經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顔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為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既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校政有實効矣於是既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守靡
不究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
礱琢業必專精於道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
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
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
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岐理難
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
外政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

于以表章于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兹類有政政
既理治畾哉明誠聲實永世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
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
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
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
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捄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

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宗社幾淪兵戈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偽齊以臧金人葢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

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已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金兵數敗中原幾復奈何主蔽於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高宗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烏珠將棄洛還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偪屢敗之敵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耶此亦

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温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温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

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敵方内偪乃命侍講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珵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于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珵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

祠既成勑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為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邱昔仗劔兮南遊刷國恥兮復君讎王之烈兮葢九州羌彼奸兮忠是訧神胡為兮滞留駕風鵬兮驂雲虬媷鄉邑兮少休尊有醴兮爼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

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翔翔肅羽騎兮成行鑾

强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戢兮無水旱

傷蠲我祀兮蒸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

央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

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于文淵閣議

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

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昬墊勞于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玆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

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益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

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

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

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

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

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

而至于李䧳之崖由李䧳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

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潴之潭乃踰范暨濮又

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

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衺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条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

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

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泌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専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絙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筭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

止焉葢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佐工部主事臣詡糸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兹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焉𤕤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

乃令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焉以漕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

皇眞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蔀以蒙見沬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迺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兹國賦在兹民便在兹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

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兹貞石昭示無極

大寧觀碑　　劉定之

大寧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鋤秦蹶項威振寰海然至此為冒頓所困拓跋魏據此而起而

以得中原之半遼金皆以此為別京元因之盤根株固
基趾馬維我皇明視為藩垣重地屯兵千萬連城堡十
數百以控制朔漠達于無外葢自帝都顧視之大同其
右翼也德威所及之遠豈前代君華夏闢土疆者可侔
哉信足謂之大寧矣洪武初創道覲以大寧為名厥有
意焉然其地寒故山林無傑木鉅材其人勞於戍守饋
運征行故於取木伐石陶甓之役有不暇構架塗墁繪
飾之巧有非素習則惟王公将帥官府廨署有不逮中

士者況於䙝固宜因陋就簡也今副都御史古濬王公
越來鎮大同令肅法舉亦既有年意欲新之有待未果
太守綏德郝君淵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連著績用
遷綰郡紱有所興革克承憲度公嘉奬之以新䙝之事
委馬君退與其僚捐俸為率俾䙝之羽士張道維集好
義者所願輸始事于成化三年丁亥某月訖工於明年
戊子某月最北正殿五間殿之南甬道屬于中殿三間
道東西各有亭中殿之南甬道屬于山門道東有鼔樓

西有鐘樓環其區域為廊四周東廊二殿北以祀三官南以祀靈官西廊二殿北以祀四聖南以祀闗王間架高廣深邃加其數觚稜罘罳欄檻增其規香火灑掃朝夕節朔定其制石山藝卉沙墀植樹朗其久既成文武官曹兵民士女咸集瞻視靡不欣喜謂曩者吾人至于斯觀有所祈謝祥臻災弭慝殄物阜雖感神恵而愧觀弗稱今兹稱矣功有自焉惟亭立碑以待刻文紀實郝君嘗從予學乃以王公命來請予文夫斯地之安寧綏

靜陶大化超往古由有聖主在上享天心恢神謨以長

轡遐馭也斯觀之盛則賢臣總風紀任牧守治神人能

得其宜于中也然則斯人在下衣食有餘而奉神之休

庸有既乎予既記其事乃繫以銘詩曰

絶塞之表不聞刁斗乃聞道觀鼉鳴鯨吼鼓鐘之聲謦

于昏曉烽燧不見乃見華燈夜集于觀燦燦如星我皇

御世武緯文經天下之大孰如其寧風調雨順禾黍被

野日之夕矣牛羊來下饔飧是宜湩酪亦諳出而射獵

獲虎耽耽歸舉兕觥抵掌醺酣囊金車帛來自塞南家給人足捐財弗貪以作斯觀千楹梗楠維神之尊其居正宇垂衣雲霞寶冠玉塵與天為徒佑我聖主旁殿居者哂喜嗔怒各司厥職我民依怙爾敵勿驕神欲勦之都憲節出大將纛麾執以還城往觀數俘入門而左關雲長居顏如渥赭有虬其鬚單刀雪瑩爾魄先誅有屹者亭碑峙龜趺守臣所立鰲島仙書